



远去的背影

苗福生
著

莲鹤方壶、毛公鼎、司母戊鼎……
战火纷飞的时代，它们经历过怎样的命运？

寻踪民族危亡时期国宝守护者，
致敬传递中华文明薪火的无名英雄！

远的 去的 背影

苗福生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即便是在国家积贫积弱、战乱动荡的年代,仍然能够以一己之力、尽匹夫之责精心守护华夏文明的人。

——题记

序

《远去的背影》是我写作计划之外完成的一部小说，也是我暂时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其他工作，必须完成的一部作品。我庆幸自己能够高效地利用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小说，从而让小说中的人物，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有了生命，在白纸黑字间，活了下来。

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小说的故事里。尽管这是一部小说，故事中的许多内容纯属虚构，但是我把它当成真实的故事来写了。有时候我觉得小说的真实，仿佛比生活的真实还要来得真实，至少在我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是这样。所以，这部小说的写作十分顺畅而高效。2018年的春节小长假，我每天都要写出大几千字，如果我不是强迫自己停下，让自己冷静下来，和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写作的速度可能还要更快。故事就在脑子里，

我只是如实地通过敲击键盘将它叙述出来，敲击键盘的声音，仿佛就是故事自己在诉说。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我感觉敲击键盘的节奏，远远赶不上故事推进的速度。

在我心中，《远去的背影》正是我此前完成的长篇纪实散文、人物传记《最后的秀才》的姊妹篇。两部作品，一实一虚，互为补充，构成了我心目中的李汝谦或者李逸山，这两个人物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如果没有《最后的秀才》的写作，当然就不会有《远去的背影》这部小说的出炉，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与补充——虽然是依据想象与虚构，但谁能说小说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呢？

《最后的秀才》中的主人公李汝谦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取材于《最后的秀才》的小说《远去的背影》中的主人公李逸山，我相信也真实地存在过。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如今都成了历史，成了一个个远去的背影。当这些背影曾经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存在过的时候，这样的消逝的远去的背影，便带有伤感的意味。我是带着这样的感情进行写作的。

起初写作《最后的秀才》，是一个颇带有一点私人的家族话题在里面，正如我在开篇所写：“外曾祖不过是我们家茶余饭后偶尔被提起的一个家庭话题与家族记忆。”我的写作不过是在努力地将这个具有私人话题意义的作品变成大众话题，因为我确信，经过百年大动荡，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了。我在《最后的秀才》里寻找的外曾祖，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当下所有人都已经遗忘或者说不清的先辈。我问过周边很多朋友，你知

道你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奶奶、奶奶的奶奶是谁吗？你说得清母亲家族的来龙去脉吗？我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摇头。

为了挖掘这个话题的公共意义乃至当代意义，我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互联网时代，我借助国内外的多种渠道，从蛛丝马迹到一点一点地刨根问底，然后找到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直到最后的资料汇总，我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后的秀才》这本书。

作为人物传记散文，《最后的秀才》的写作也是异常艰辛，因为出于对历史负责、对真实负责，对于书中涉及的人物故事、时间地点、历史背景，我必须做到字字有出处，事事有依据，而在有限的史料中，去还原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很困难的，其中留下大量的历史空白，这些空白倒也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空间。从另一方面来说，写人物传记对于历史真实的限制与局促，反而促成了写小说时进入虚构的自由与放开手脚。我不得不承认，写作人物传记，我是小心谨慎、诚惶诚恐的，而写作小说时，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后，我的写作是自由奔放、酣畅痛快的，正如脱去冬装之后的春游，又如卸掉镣铐之后的舞蹈。

小说中的主人公李逸山，其原型就是李汝谦。李汝谦，字一山，山东济宁人，清末廪生，是1905年科举考试取缔之前最后的一期秀才。1907年，他作为官费生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1911年学成回国。李汝谦虽然短暂涉足仕途，但其一生的主要成就还是作为文化学者，在诗歌、书画、金石、收藏等领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23年，新郑出土的东周青铜器等一批文物在

国际国内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李汝谦正参与了这批文物的整理，并出版了《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全编》。在动荡的年代，中国文物流失严重，而新郑文物却得以完整地保护，这不能不说与这批文物的及时整理并公之于众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物具体是怎样保护下来的，它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在写作《最后的秀才》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这批文物的最终命运，直到后来带着好奇向河南博物院相关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些文物经历了抗日战争，与故宫博物院的许多重要文物的命运一样，也是历经南下转移，最后有一部分到了台湾，另一部分由于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太过仓促，留在了大陆。

写完《最后的秀才》，真实的李汝谦的一生经历与命运为我留下了许多疑问，这些疑问没有可查的资料，我只好靠想象了。想象当然不可能放在传记里面，趁我还没有从这个人物中走出来，我必须让李汝谦以李逸山的名义再活一回。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一部小说。

当然，既然是虚构，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保护文物这一件事上。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保护国宝的故事。

文物的命运与国运是连在一起的。《远去的背影》讲述的是关于几件国宝级青铜器的保护的故事，但我不想把笔墨仅仅停留在文物上面，我希望借此写出文物后面人的故事，写出在大动荡的年代里，围绕文物收藏与保护所展示出来的人性的故事。文物是冰冷的，文物自己不会说话，可文物后面的人是有温度的，这样文物便也有了人性的温度。青铜器，本身具有国之重器的象征意

味，某种意义上，也象征了国运。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积弱积贫到浴火重生的伟大历程，至今，我们走到全世界的重要博物馆，都能看到从中国流失出去的国家宝藏、珍贵文物。而我相信，这些静躺在各大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它们的背后恐怕都有一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写出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我愿意用《远去的背影》向那些即便是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仍然能够以一己之力保护中华文明的炎黄子孙，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希望用文字记下他们，哪怕是远去的背影。

人物表

李逸山：男主人公，早年留学日本，北平青铜器专家

傅云：女主人公，早年留学日本，上海滩著名服装设计师，李逸山的红颜知己

老董：北平琉璃厂古董商人，为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

老布：北平琉璃厂古董商人，兜售青铜器赝品，为保护司母戊大方鼎死于日军乱枪之下

老佟：北平琉璃厂古董商人，一生省吃俭用，抗战时期一生积蓄被洗劫一空

五爷：北平世家子弟，家道中衰，毛公鼎收藏者

岳中原：新郑出土文物守护者，从重庆投奔延安

聂豫兴：新郑出土文物守护者，随新郑出土文物一道去了台湾

罗家伦：民国时期中央大学校长

叶恭绰：著名书画家、学者、收藏家，毛公鼎收藏者

李逸山母亲：一位家教极严、大义凛然的女性

李逸山妻子：一位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外柔内刚的女性

李勖：李逸山的儿子，抗战时期新华社战地记者

李济婷：李逸山、傅云的女儿，随母先去了台湾，又移民美国

李逸川：李逸山胞兄，一家四口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

傅云父母：死于重庆大轰炸

岛本雄二：日本青铜器研究专家，抗战时期日本中文翻译

伊藤直哉：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日军指挥官

王忆梅：北京某机关公务员，《寻找外曾祖》一书的作者，李逸山
曾外孙女

郝希金：王忆梅的丈夫，北京某咨询公司董事长，中国改革开放
之后的富人

艾 米：傅云外孙女，出生于美国，青铜器专家

霍夫曼：艾米的丈夫，德裔美国人，出生在青铜器收藏世家，某
艺术经营公司董事长

1

凡事都有因果。

王忆梅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道理，而且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有几次，自己一个人竟偷偷笑了出来。

几天前，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那天晚上八点多，她正在书房看书，突然手机响了。她拿起手机看一眼，前面显示区号001，以为是越洋诈骗电话，便随手挂了。过几分钟，同样的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她又挂了。连挂几次电话后，她有点纳闷，一般的诈骗电话不会这么连续打，可是美国那边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朋友，即便是移民到美国去的老同学、老朋友也是很多年不怎么联系了，会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什么老熟人有什么急事呢？正纳闷之间，手机又响了，还是同一个电话号码。

对方是一位女士，问：

“请问是作家王忆梅女士吗？”

王忆梅吓了一跳，还从来没有以“作家”称呼过她，但她很快想起自己最近确实出版过一部名叫《寻找外曾祖》的人物传记作品，虽然是个小众话题，但还是得到了朋友们的好评，而且是在一家很不错的专业出版社出版的。想到这里，王忆梅立刻表

示出一种矜持，轻声问道：

“您是……？”

王忆梅出生在北京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她说“您”的时候，能听出特别强调的尊重意味。而且，她从对方的声音判断，这是一位有一定年龄的女人的声音。

对方在电话里的声音一下子激动起来：“哎呀，我真是找了你们很久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们了。”

王忆梅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她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她依然矜持地轻声问：“请问您是哪位？您有什么事吗？”

对方这才觉得自己太激动，有点失态了，语速虽然有点放缓，但还是带着兴奋的口气说：“我最近在互联网上无意中看到你写的人物传记《寻找外曾祖》，我把书买来看了，我太激动了，你寻找的外曾祖，就是我的外公李逸山先生。我们一直在寻找外公一家的后人，找了大半个世纪了。我出生在纽约，叫赵佩云，英文名字叫艾米。从辈分上说，我和我的母亲是平辈，这样看来，我是你的姨妈。不过你不用这样称呼我，叫我艾米好了。哎呀，我好激动，我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我是从出版社打听到你的电话的，起初出版社不肯给，我讲明了原因，他们才把你的手机号码给了我。我们联系上就好，太好了。”

这实在是太意外了。王忆梅拿着手机静静地听。

这位美国姨妈继续说：“这是我家里的电话号码，我一会儿再把我的电子邮箱、手机号码一起发给你，咱们也可以微信联系。”这位突然冒出来的艾米姨妈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亢奋情绪里，她

说：“我和我先生每年都会到中国出差，最近我们计划去一趟北京。我这里还有很多情况可以与你分享，是你书里没有提到的。”

艾米沉浸在找到亲人的自言自语的诉说里，而王忆梅虽然拿着手机在听，脑子却陷入一片混乱。

直到艾米姨妈放下电话，王忆梅似乎还处在半梦半醒之间。

王忆梅接电话的时候，她的爱人郝希金正在另一间屋子审阅公司财务报告。过了一会儿，郝希金从房间走出来，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谁打来的电话，怎么打了这么久？”

王忆梅这才从刚才的电话里醒悟过来。她把刚才电话里的情况向老公复述了一遍，然后问：“你说，这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忽然又冒出这么一个姨妈？我怎么觉得是在梦里？”

郝希金遇事总是很冷静，他说：“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又不存在诈骗动机。再说，人家看了你的书，说的又都是事实。”说完，他又打岔道：“你这一下可要出名了，我们家一颗作家新星就要冉冉升起了。”

王忆梅笑道：“快别拿你老婆打岔了。那你说，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姨妈呢？我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起过这些事。”

“你妈还有你舅舅他们恐怕也不知道这些事。不过，”郝希金犹豫了一下，笑着说，“万一你外曾祖年轻的时候交过什么桃花运呢？”

王忆梅白了老公一眼，说：“你真是没正经，就不能讲点好听

的。”说完又低头沉浸在刚才接电话的情境里。王忆梅从对方在电话里的声音判断，虽然普通话听上去非常清楚，但还是带着港台口音。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姨妈是怎么回事呢？王忆梅洗漱完，直到上床躺下，脑子里一直带着这个悬念，一宿没睡好觉。

2

这个艾米姨妈究竟是什么人呢？

第二天上午，王忆梅想打电话问问母亲。可是，她犹豫了一下没打。她想，打了也没用。母亲出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对她爷爷李逸山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尤其是经历“文革”以后，母亲似乎有意在淡忘家庭出身背景，直到几十年后，当王忆梅觉得应该写写这位传说中的外曾祖，开始写《寻找外曾祖》这本书的时候，母亲连爷爷的名字都记错了，这几乎误导了王忆梅的寻找。如果不是在澳洲的表弟有一天突然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她的家族恐怕永远不可能寻找到自己的外曾祖，更毋庸说找到自己六百年的家族史。但是母亲的记忆还是提供了某种帮助，比如母亲回忆了童年时期家里的青铜器、书画收藏，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生活在四合院的一些细节。

为了写作《寻找外曾祖》这本书，王忆梅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几乎找遍所有与外曾祖李逸山有关的史料，查阅了与外曾

祖交往过的各类人等的相关资料。

从已经收集到的各类史料来看，李逸山只有一位妻子以及他们唯一的儿子，这个叫李勣的儿子又生下一子一女，此外再无他人。那么，这位说着港台口音普通话，生活在美国的艾米姨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她忽然想到，第一次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外曾祖留学日本期间出版的《东瀛螺楼诗文集》时，书的扉页上有一张外曾祖的毕业照，下一页上是一个时尚女人的全身照。那是她第一次找到外曾祖的照片，也是唯一的一张。女人的照片虽然为黑白照，且印刷质量欠佳，加上照片上的女人身穿棉袍，看不出身材体形，但是从高高盘起的发髻、眉清目秀的瓜子脸，便可看出是一个美人样子。《东瀛螺楼诗文集》中，也几次写到一个女人傅云。在写作《寻找外曾祖》这部书的那段时间，她曾经对这个女人的身份进行过研究。

最初，王忆梅判断，书中提到的傅云可能是外曾祖留日时带上妻子一同前往，但是后来很快给否定了。她把复印下来的照片拿给母亲看，问这个女人是不是母亲的奶奶。母亲虽然对爷爷没有记忆，但是对奶奶印象深刻，因为她小时候一直和奶奶生活，到中学奶奶才去世。母亲端详了半天，坚决说不是。

母亲说，奶奶个头没照片上的这个女人高，虽然也是瓜子脸，但没有照片上的这个人漂亮。王忆梅打趣说：你小时候，外曾祖母已经是老太太了，怎么可能漂亮呢。母亲也笑了，说：确实看不到奶奶当年的影子。母亲指着照片上女人的脚说：奶奶是

裹了脚的小脚老太太，这个女人穿的鞋子不像是小脚。王忆梅认为母亲说得有道理，而且小脚女人怎么可能一起到日本留学呢？

在王忆梅能够看到的所有材料中，她注意到，外曾祖李逸山回国后，他的生活中再没有出现过傅云的影子，因此，关于傅云，王忆梅没有多想什么。

现在看来，也许这个女人真的与外曾祖李逸山留学日本期间有一段特殊关系？

由于一晚上没有休息好，王忆梅脑子有点昏昏沉沉的。上午十点钟，她在茶几上为自己沏上一杯上好的武夷山红茶，为了提神，还有意在专门沏红茶的紫砂壶里多添了一木匙茶叶。这两年，自从她离职回家，便养成了上午喝红茶的习惯。说是习惯，于她几乎也成了一种仪式：烧水、洗茶、泡茶、斟茶、品茶。她很享受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看书、写作累了，喝上几小盅热茶之后，顿时变得神清气爽、气定神闲。

她想，艾米姨妈也许与傅云有关。那么傅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想到这里，王忆梅推测，艾米中文名字中赵佩云的云字，也许与傅云有关。如果外曾祖李逸山是艾米的姥爷，那么傅云就是艾米的姥姥。

写书一年多来，王忆梅觉得自己的生活充实了很多，她至少为自己的家族重新找回了一位值得后人尊敬的外曾祖，同时，也重新找回了李氏家族六百年的发展脉络。那么，现在看来，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也许，已经完成的《寻找外曾祖》一书不过是找到外曾祖丰富一生的冰山之一角。

想到这里，王忆梅内心激动不已，觉得自己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或许，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正在等待她来打开。

3

王忆梅写作《寻找外曾祖》，是五十五岁那年退休之后的事。

本来，她在机关处级岗位上还可以继续上班到六十岁，单位领导找她谈话，征求意见，她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退休。退休后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完成《寻找外曾祖》这本书。这是她一直想做的事。外曾祖一直是家族中的一个话题，母亲、舅舅他们聚在一起，偶尔会谈起他们的爷爷，谈起家里曾经的收藏、字画、四合院，等等；但是，具体说起来，又莫衷一是，谁也说不清楚，以至于连外曾祖的名字都说不清楚了。

王忆梅当年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本来是怀着一个作家梦的，但是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之后，忙工作、忙孩子、忙家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王忆梅想写这本书，既是为自己退休之后找一件事做，算是练练笔，也希望对自己、对家族、对后人有一个交代。趁母亲他们还这一代人还活着，还能够回忆起点滴往事，如果自己不去整理，恐怕将来家族的历史会成为可怕的空白。

起初，在她决定“寻找”外曾祖，并且到处托人求人、寻找